



爱情

匆忙来去的人们，为了做一个恋人，
为了得到一个恋人，各自一段忙碌的
青春，经营或者怀念……

那些未被你真正人编的爱情，也许才是爱情不曾着装前的模样。

陈翠 ◎ 著

号外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爱情

匆忙来去的人们，为了做一个恋人，
为了得到一个恋人，各自一段忙碌的
青春，经营或者怀念……

那些未被你真正入编的爱情，也许才是爱情不曾着装前的模样。

陈翠 © 著

号外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爱情号外 / 陈翠著. -- 北京 : 新星出版社, 2012. 1

ISBN 978-7-5133-0416-0

I. ①爱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207028号

爱情号外

陈翠 著

责任编辑: 李梓若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装帧设计: 梦想派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8831089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 刷: 北京市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×1092 1/32

印 张: 7

字 数: 140千字

版 次: 2012年1月第一版 2012年1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0416-0

定 价: 24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【序】

爱情，谁是谁的号外？

文：末末

匆忙来去的人们，为了做一个恋人，为了得到一个恋人，各自一段忙碌的青春，经营或者怀念……

本书中的恋人们不在心心相印中相守，而在恍恍惚惚中错位：一凝分明是平楚的恋人，平楚却娶了蔚；蔚爱上了阡陌，阡陌唯一的家里住的是丽；丽是皓的梦，皓的现实只捕捉到丽的影子……

爱情，走在注定要失去的路上：蔚在沉默的爱情里找到自己；皓在失去的爱情里放逐自己；平楚在世俗中，跳着没人看的舞蹈圆满自己；一凝在绝望里，守着一座无人讨伐的空城坚持自己；木村在灰暗的日本开着藏馆，收藏自己……

《辞海》对于“号外”的解释是：“定期出版的报刊，在前一期已出版，下一期尚未出版的一段时间内，对发生的重大新闻和特殊事件，（报社）为迅速及时地向读者的报道而临时编印的报刊，因不列入原有的编号，故名。”

如果爱情、婚姻也有编号，那么在那些秩序井然正襟危坐的编号外，又游离着多少号外？前一期已隆重谢幕，后一期还姗姗未至，在时间的缝隙里，谁是谁的号外？

按部就班的出版物精雕细琢无懈可击，如同浓妆艳抹的爱情、道貌岸然的婚姻，或俗或雅，终归庄严厚重，有迹可寻。临时增出的小张报纸，如同民间的小道消息，影影绰绰，看似喧哗，总是散落一地，随风各各。经常与偶尔，从容与倏忽，孰重孰轻看似了然。

无数人熙熙攘攘地在婚姻的编码里不断地重蹈覆辙，宛若电脑里0与1的闪烁，幻化出万象，只是电源一灭，注定要偃旗息鼓。真相实则寂寥——不尽卑微，无穷荒凉，兀自坚持，只是奔赴一场孤独的盛宴。然而“号外”，往往却是重大消息或特别报道的承载。终其一生，回望，你的“号外”：通常简洁明快具有超强震撼力——那些未被你真正入编的爱情，也许才是爱情不曾着装前的模样，赤裸着毛发，披挂着汗滴，散发着动物本源的芬芳，如风中翻飞的纸屑，掠过盛大的喜悦，磅礴的悲伤，别致的惆怅。羽翼上扑腾的最无力挣脱的纠结。

本书行文简洁，叙述淡雅，故事如同王家卫的电影，没有来路不知去向，随意从哪一页翻开都会吸引你迅速坠入，某种

情绪，某些思想。

无论如何，如题，这不是一个有关婚姻的故事，甚至也不是一个建设性的故事；它怀揣真相却神情淡漠，它满腔激情却不动声色——爱情是人类天生的信仰，支撑着每个人毕生的行走，越虚无越虔诚，却无可抵达。

马上沉眠，梦残、月远、茶烟。

——（日）松尾芭蕉

目录

- 1/ 野骏
- 9/ 暮寂
- 17/ 木梯
- 27/ 夏静
- 33/ 果汁
- 45/ 山林
- 55/ 流云
- 63/ 翡翠
- 77/ 陌上
- 85/ 良夜
- 103/ 匪风
- 113/ 凉玉
- 121/ 木槿
- 129/ 桉叶
- 139/ 浅草
- 149/ 鸦声
- 157/ 落樱
- 171/ 茶烟
- 183/ 凤凰
- 201/ 羽田

Chapter 1 ■ 野骏

一凝觉得自己是没有来历也没有去路的

在时光里出没

而平楚是鲁滨逊荒岛上的木牌

一道道刻着存在

他是她的参照

他在电话里极轻地说：“我们就这样一辈子好不好？”

她无语。“一辈子”岂是这样轻易说出口的。不是不愿，是知这世界原是没有啊。

从小到大，经历了太多的付出，每次都期待它“一辈子”。

最终还是相忘于江湖了。不是与那些爱过的人、物。

而是与自己的初衷，两相淡漠。

人心善良，更脆弱，若不善忘，便要变成蜗牛，将那些伤伤痛痛，纠纠缠缠，旋成一圈圈，一团团，载在肉身上，一辈子匍匐着，不得飞扬了。

不知这是人的聪明还是缺失。

她不爱他，却也容了他。

他不见得爱她，却口口声声说想她。

这就是人吧。懂得妥协，懂得在没有绝对的世界里以些许温热来宽慰自己和他人。

他后来似乎还这样对她说过一次。与婚姻无关的期待。

他的方式是承诺。可是她的心智告诉她，那就像是写在水面的字，化了就化了。

感动，但无须当真。

她是不要婚姻的。他是知道的。

他是平楚。登高望远俨然平地的丛林。俗字里有开阔气象。

她是一凝。分明惊鸿一瞥，浮云流水各各散去。却偏要聚神凝望，徒然要记下些什么。

平楚的世界始终安稳，因为是一凝。

她已习惯独行。漫游在很长的路上。冷看穿行时划下的血痕。

随手掐一片叶子嚼碎捂住，或者四散敞开，风干结痂。

像是远洋航船上附着的贝类，遗忘别人也遗忘自己，在岁月的水流里若无其事地覆上青苔。

平楚的城市，熙熙攘攘。

是要这样的城市才能安顿平楚。他是盛世的焰火，与满目的繁华相得益彰。

一凝从清凉的地铁口出来，骤然触到满目的阳光，还有森林般的楼丛。

她眯缝着眼，像是晨起的猫，慵懒却机警。

阳光下的约会像是不慎曝光的照片，给人一种失真的感觉。

像一朵金色的扶桑花，摇曳着长而参差的花蕊，在书城门口看到他，她轻盈地向他飞去。

车流穿梭，停下，人群由四方汇至，如蝗，似蚁。

他如一沙粒。群沙漏尽，她的身旁只有他。

平楚尾随一凝，几分惶然走进了书城。

他的惶然与他的自信并不矛盾。

在人群中，他是满目晴朗的，如今略带拘谨，是为着她。

一凝却因身边多了个他而旁若无人起来。

在找书时，一凝便忘了现世的一切。

看到喜欢的书在高处，她径自向上一攀，书便到了手。

硬而小的开本，一色紫的封面，细墨线流畅地旋出“夏夜十点半钟”的法文，再无他字。

玛格丽特·杜拉斯。

随手翻开就看到杜拉斯式简洁又绝望的句子。

“在这座城里，没有地方做爱……

他们将忍受饥渴，在这个适于爱情的夏夜里……

闪电继续将他们欲念的形式照得通亮……”

——妻子玛莉亚不动声色，闻着空气中背叛与欲望的气味。

没有谁能像杜那样写得如此隐而不发又丝丝入扣。疯狂至极的淡定。

平楚在另一隅看书。兜了一圈，竟又相见了。

“喂，我要那本。”腋下夹满书的她拽了拽他衣袖。一伸手，书便塞到她手上了。

跟她喜欢过的所有的男人一样，平楚是高大健硕的。

她喜欢形体美的男人。赏心悦目。

男人不是用来深究的，多数男人是没有思想的，或者说是女人需要的那种深刻。

钻得越深，就越让自己狼狈，狼狈那种思想上的不对等。

悦目而舒适，就像是当令的软皮鞋子，穿出去不至于没面子，也对得起那双脚，仅此而已。

别对男人想得太多。

承载不起女人对他的想象时，是要逃的。

人多得叫人气馁。平楚便不耐烦了。

他的性子急，然而他又是冷静敏锐的，所以在生活中，他成功了。

然而那样的成功，带着几分莽原味，像是赫思嘉的父亲嘉乐，并无高贵的来历。

虽然是可亲的，亦获得了认同。

平楚的人生有着一一种朴素踏实的快乐。有俗世的烟火。

一凝尾随平楚进了书城一旁的小面馆。

黑的风扇，硬的凳子，穿着可笑的白衣服的服务生。

极喧嚣逼仄的地方，却因平楚而空亮起来。

他纤尘不沾地看着她，黑色的公文包随手递了过去。

她耐心地把它抱在膝上，连同自己的小皮包。

他的身份是日益不同了，但绅士的风度却是勉强做就的。

认识多年，便全可免了，没有觉得不妥。

看他时，还是多年前那个咋咋呼呼的大男孩。

打完球在校门口的小摊里吃面。吸溜吸溜地吃着。

没有其他成功男人的矫情。

停车场很远。

骄阳似火，他们都在沉默。没有情人的缠绵。

可那沉默却是蠢蠢欲动的，像头顶难得一见的蓝天，随时会有银色的飞机亮晶晶地掠过。

阳光下的共处，他们都有几分羞涩。

城市很大，这羞涩遂隐没在喧哗的车水马龙中。

坐在车上时，清凉凉的空调让人有了几分恬适的倦意。

平楚开始自如起来。问一凝最近的生活情况。

一凝眼前晃过那些从门缝里挤进来的客气而又坚决的账单。

她想起在书城里付款的情形。

他为她的喜好付了款。虽然不多。

这次她忽然沉默不语。连做一下姿态都没有。

这么多年她从来没用过男人的钱。

张爱玲说，用男人的钱，如果是爱他的话，那却是一种快乐，愿意想自己是吃他的饭，穿他的衣服，那是女人的传统权利，即使女人有职业能养活自己，还是舍不得放弃的。

想不到她让这个男人给了她这种“权利”。而她并不爱他。

当然他也是好的。

一凝后来下车的时候平楚还是很小心地嗅了一嗅。虽然她从不用香水。

他是个负责的男人。他不会伤害另一个要嫁给他的人。

这是一种礼貌。也是现代人必备的素质。

现代人不会把从一而终当做一种美德，却学会了更细腻的尊重。

一凝很尽责地把自己的小物件一一收起。

似乎一切都没有发生。

黑色的车无声地向前行驶，像是武侠片里的野骏绝尘而去。

他们自己臆想中仿佛乱世里的鸳鸯，红尘里的一段交集。

然而现世太平。他们的故事遂庸常得无法入戏。

不是每一段情都可以倾城的，白流苏只是恰逢其时。

高而迂回的立交桥肆无忌惮地在积木般的楼丛中穿梭。

蛮不讲理地掠过许多人家的阳台、屋顶。像是儿童画中随心所欲的叠砌。

某些破败某些富丽纷至沓来又一晃而过，桥与人便各自安生，两不相扰了。

野骏亦随之盘曲回旋，驰骋在没有绿茵的灰色的高原上。

在那些时刻，平楚和一凝总是不约而同地沉默。一些感悟不可名状，时间的背离如匆匆退去的灯柱，让人缄口。

一凝和平楚的时光便有了疏离错乱之感。

遂不堕入评判。

天骤然变黑，大片大片铅灰色的云滚滚而来，天空很低，触到了远处的屋顶。

雨说来就来。哗啪之势如南方的盛夏，干脆热烈。

还是下午呢，雷雨却扰乱了时间，使时间加快了。人心也无端沉寂。

“你怎么啦？”闷声开车的平楚忽然不安。

修长的手指探了过来，在一凝脸上轻捏，又抚抚她的发。

“不，我在想……时间……”一凝听到自己没头没脑的话戛然而止。

“还早呢。”平楚一甩手腕，瞄了一眼黑亮的表。

窗外是茫茫的晶莹，折射着都市模糊的斑驳陆离，一如水彩画里虚化的光景。

黑色的野骏转了一个弯，缓缓驶入酒店。

雨却忽然停了下来。阳光照在湿漉漉的地上，流光烁金。

下车的时候一凝眯缝着眼，抬头看天，看到时间透过厚厚的云层又显露出来，隐约呈现淡淡的红色。

一凝觉得自己是没有来历也没有去路的，在时光里出没。

而平楚是鲁滨逊荒岛上的木牌，一道道刻着存在。

他是她的参照。

Chapter 2 ■ 暮寂

她是那种内核布满绝望

内心弥漫悲悯的女子

一个人固守着一座城

她是要那样纯粹的安全